

中國近代史參攷資料選編



目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	林则徐 (1)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林则徐 (6)
三元里打仗日记·····	林福祥 (9)
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	(11)
南京条约·····	(16)
原道觉世训·····	洪秀全 (20)
原道醒世训·····	洪秀全 (28)
时时遵守十款天条·····	(30)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 (奉天讨胡檄) ·····	杨秀清等 (32)
天朝田亩制度·····	(35)
资政新篇·····	洪仁玕 (41)
戒浮文巧言谕·····	洪仁玕等 (57)
洪仁玕自述·····	(59)
讨粤匪檄·····	曾国藩 (69)
请修曲阜孔庙片·····	李鸿章 (72)

李秀成自述：投降十要·····	(73)
延平民人告白·····	(75)
会奏广东援桂获胜及遵旨撤兵折·····	彭玉麟等 (76)
中日马关条约·····	(83)
台湾人民抗战檄文·····	(89)
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郑观应 (91)
应诏统筹全局折·····	康有为 (95)
原强·····	严 复 (102)
仁学·····	谭嗣同 (124)
义和团告白·····	(127)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	(128)
刘青田碑文·····	(129)
义和团揭帖·····	((130)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	(131)
义和团痛斥李鸿章等揭帖·····	(132)
辛丑条约·····	(133)
兴中会宣言·····	孙 文 (141)
同盟会宣言·····	孙 文 (143)
对外宣言·····	(146)
民报发刊词·····	孙 文 (147)

革命军(节录)·····	邹 容(149)
警世钟(节录)·····	陈天华(152)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165)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孙 文(181)
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191)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3)
第二次讨袁宣言·····	孙 文(199)
二十一条·····	(203)
狂人日记·····	鲁 迅(207)
孔子与宪法·····	李大钊(217)
通令尊崇孔圣文·····	(219)
张勋奏请复辟之原折·····	(221)
孔教之窥见一斑(节录)——孔教会演说·····	李佳白(223)
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节录)·····	盖沙令(226)
孔教论序·····	李提摩太(227)
童子读经尤贵实践道德·····	犬养毅(229)
名词解释·····	(230)
大事年表·····	(279)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 则 徐

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1月）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啗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著。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须飭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

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诈病民，而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银①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侩之牟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赢，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只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吃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遂谓已无漏卮，其可信乎？

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船水手以空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阡陌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金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

① 银，误，当作钱。

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入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震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做玩心而迥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未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来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梟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

奉旨飭议，虽现在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后吃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方已耳。谚云：“刑足之市无业屨，僧寮之旁不鬻带。”果无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徵；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试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是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痍貽害，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终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鉅，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页9—15。

諭各國夷人呈繳烟土稿

林 則 徐

道光十九年二月四日（1839年3月19日）

諭各國夷人知悉：

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只，近年來至一百數十只之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願置何貨，無不立辦。試問天地間如此利市馬頭，尚有別處可覓否？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爾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爾各國何利可圖？況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乃听爾年年販運出洋，絕不斷惜，恩莫大焉。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已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烟，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查爾等以此物蛊惑華民，已歷數十年，所得不義之財，不可勝計。此人心所共憤，亦天理所難容。

從前天朝例禁尚寬，各口猶可偷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盡除之而后已。所有內地民人販鴉片開烟館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于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遠人，從前尚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

不忍不教而诛。

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有鸦片数万箱，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不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淀大洋，不独枉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飭。

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收，验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稟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入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

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

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

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延缓，后悔无及。特谕。

——《信及录》，页20—24。

三元里打仗日记

林福祥

……然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连日与杨汝正劝谕数十乡，激以忠义，怵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41年5月29日），予与各乡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予仍以水勇当头阵。约成，予即（遣）间谍密禀官保①，而举事犹无定期也。初十日（5月30日）辰刻，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而八十余乡，亦执旗继至，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困在垓心矣。彼此发炮，互有死伤，而最先阵亡者，则唯予之家人谭胜也。〔谭胜者，顺德人，死时年十八，现在义勇祠供为首座。〕时天色清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乌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且夷兵俱穿皮底鞋，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水勇及乡民，遂分头截杀。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而水勇乡民战死者共二十名。盖是日夷兵之在四方台下者，无一脱生去。时逆兵头义律，马礼逊尚

① 官保，指祁埏

带夷兵二十余名在台上，水勇等争欲上台擒杀，唯已三更，予恐黑夜上台，其枪炮由上击下，必致民勇受伤，且恐黑夜易致逃脱，爰命水勇乡民，屯在台下，终夜严守，将待天明而后捉生。不意十一（5月31日）朝，有当事开城弹压者，且斥予等多事也，而人心解体矣，散矣，义律、马礼逊生矣，和矣。既得粤东之六百万，又往寇闽、浙、江苏矣，而后患遂无穷矣。假令是日一鼓歼绝，使其入虎门者片帆不返，则六百万固可不必破钞，而逆夷之辎重船只，反为我有，彼在外洋者，又乌能测内地之虚实，又何至有浙江之患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天乎！人乎！

——《平海心筹》，卷下，页26—28。

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①

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尔逆犬羊知悉：

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即前明倭寇之党。我天朝曾经将尔诛灭，因大洋各属国，求我皇上准其通商，我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德，容尔狗邦通商交易。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

① 据《鸦片战争》编者注：录自钞本《平夷录》卷7（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此文当时流传颇广。又见钞本《入寇志》第3册（张元济先生藏），称《广东义民谕英夷告示》。又见钞本时事文件，《称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见罗香林辑《鸦片战争粤东义民抗英史料》，载《社会科学丛刊》第2卷第2期）。又见宋默藏的《鸦片战争新史料》，题目是《广东乡民与英夷告示》（见《国闻周报》第11卷第4号）。当时江苏巡抚梁章钜曾将此文钞录入奏，题目是《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叶15至20）。各本不但题目彼此不同，文字也有小有出入，这本是钞本常有的现象。兹汇集各本，加以校勘。

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尔不思报我天朝厚恩，反加仇害，用鸦片烟害我百姓，骗我银钱，尔畜邦素不食此物，何以毒我天朝？

皇上闻而震怒，特派钦差大臣林公，除尽鸦片之害。先期出示，令尔缴烟免罪。尔畜类尚知畏罪缴烟，所以奏知我皇上，赏尔畜类大黄、茶叶。尔畜类不知感恩，竟然不领，又不具甘结。尔既枉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内攻打广东？窜去浙江，残害定海百姓，又往天津，妄递呈词。尔如果真有冤抑，何不早递呈词？何以先扰定海，后到天津？可见尔明知罪重，不能解救，不得已妄捏诬词，希图欺骗。不料贪相琦善，受尔蒙蔽，代尔转达天听。我皇上好生为德，一时听信，撤去各省兵丁，饶尔狗命，不开枪炮。尔果认真恭顺，何以不将定海退还，回广东听候查办？乃仍在广东骚扰，仍在各洋游奕？贪相琦善受尔蒙混，撤沙角、横档之兵，拦阻众军，不开炮火，纵尔窜入内河。尔勾引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尔不过使钱哄买而已，有何长处？尔既妄称知兵，何不专用尔英夷交战？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英狗之能。我天朝素行仁义，不忍制造此等毒物，岂似尔等畜邦，专以抢夺为生？尔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除此三物，更有何能？尔等畜类，不知自量，妄称强盛。尔前日所占炮台，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可见尔等畜类，亦无才能。其时我乡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若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州府①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兵。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

① 广州府，指余保纯。

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不过孽畜而已，竟敢为上宪，又妄称晓谕百姓。尔知百姓二字作何解？一派混帐，可恼之至！我们义士爷爷，尔畜生竟敢称我百姓。即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尔前月船只不动，我兵何难将尔焚烧？尔上炮台，我兵何难架炮轰击？特宽容尔等，留尔一线生路，而尚反言宽我百姓耶？尔全以假仁假义，哄骗于我，谓不敢加害，何以屡屡骚扰？一片谎言，焉能骗我？尔装模作样，假杀一二骚扰之人，希图卖好，用计骗我。伺我不知防备，尔遂乘时攻我，我们又受尔患。尔又卖弄能干，以恐吓我们。岂知尔之伎俩，我们早已尽知，尔既言战法，与尔陆战，或阵战，或马战，或水战，或步战，尔仗火炮狂烈，则尔炮几斤，我炮几斤，两下对放，看谁炮厉害。其余排刀枪，亦可两下对仗，看是谁胜。若言水战，则尔等将船退出虎门，候我百日后，造就船只，与尔海外对仗，果能胜我，方为利害①。尔一味勾买恐吓，即算尔狗之能乎？我天朝鸿慈宽厚，不忍即诛，大将军金枝玉叶，诸大臣厚德君子，众官员尽皆忠厚慈祥，非真无能也。特怜尔等身同畜类，性本无知，岂有人与兽斗之理？故任尔猖狂。今且不用官兵，专用乡民，非我们不仁，尔害我乡村，伤我男妇，不得不与畜类同斗。我现在全粤乡民数千百万之多，大村富厚者，接济小村兵粮饷草，亦有义士将资备器械，有熟悉水势陆路者，各有百万之众。志切同仇，恨声载道。若不灭尽尔畜，誓不俱生。尔若不出虎门，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不但现在船上畜类，全行烧尽，兼要灭尔狗国。我义士爷爷，不论男

① 利，当作厉。下同。